《詩經·邶風·二子乘舟》“汎汎其景”新解

（首發）

付虎

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

**摘要：**學界對於《詩經·邶風·二子乘舟》“汎汎其景”的解釋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對“景”字的理解不同。對比《詩經》的不同版本和各家不同説法，歸納《詩經》“AA其B”“有A其B”句式得出“B”皆用爲名詞的特徵，再證之以出土文獻，本文認爲“景”當讀作“廣”，解釋爲名詞“遠去的身影”最爲妥帖。“汎汎其景”意爲“二子遠去的身影漂浮（在水面上）”。

**關鍵詞：**《邶風·二子乘舟》；“汎汎其景”；異文；通假

阮本《詩經·邶風·二子乘舟》：

二子乘舟，汎汎其景。願言思子，中心養養。

二子乘舟，汎汎其逝。願言思子，不瑕有害。[[1]](#endnote-1)

學界對“汎汎其景”的解讀存在不同意見。想要把“汎汎其景”的含義搞清楚，首先看各種版本的《詩經》中有無異文。檢其要者，情況如下：

苞=亓光 阜陽漢簡《詩經》S.049號[[2]](#endnote-2)

=其景 敦煌S.789號[[3]](#endnote-3)

=其影 敦煌P.2529號[[4]](#endnote-4)

景[[5]](#endnote-5) 敦煌S.2729號[[6]](#endnote-6)

汎汎其景 唐石經[[7]](#endnote-7)、宋巾箱本[[8]](#endnote-8)、阮本

一、關於“汎汎”的解釋，分歧不大

阮本“汎汎其景”，“汎汎”，唐石經、宋巾箱本同。阜陽漢簡《詩經》S.049號作“苞苞”。敦煌S.789、P.2529號作“”。

按：苞苞，胡平生、韓自強説：“苞苞，毛作‘汎汎’。上古音‘苞’爲帮母幽部字，‘汎’爲滂母談部字，聲近而韻不同。按：‘苞苞’‘汎汎’，重言形况，爲雙聲聯緜詞，取聲爲義，故以聲鈕相近而通假。”[[9]](#endnote-9)所言近是，“苞苞”即“汎汎”，義存於聲。

，“”，同“汎”字。《龍龕手鏡》水部：“泛，二正，芳梵反。浮也，亦流皃也。”徐厚廣云：“P.2538號卷子‘汎汎’正作‘’，‘’即‘汎’。”[[10]](#endnote-10)可見“”爲當時通行寫法，“”“汎”二字無別。“”之部件“𭂫”形，是“凡”之異體，《龍龕手鏡》𭂫部，錄有“𭂫”“凡”二字，皆爲正字。“𭂫”形在漢代就已經出現，如肩水金關漢簡作“”（肩伍73EJD:88A，文智）形，北大汗簡作“”（北•老子下經221，文智）形，居延汗簡作“”（居445.5，《漢草》555）、（居203·15，《漢草》555）等形。魏晉隋唐時期，“𭂫”形大量使用。

亓，“其”的省筆字。

由上可見，“苞苞”“”，皆讀爲“汎汎”，爭議不大。阮本《邶風·柏舟》：“汎彼柏舟，亦汎其流。”《毛傳》：“汎汎[[11]](#endnote-11)，流貌。”《廣雅》：“汎汎，浮也。”[[12]](#endnote-12)《邶風·二子乘舟》中的“汎汎”亦同此義，即作“漂浮”或“漂流”解。

而對於阮本中“景”字的解讀，學界存在分歧，也是我們關注的重點。

二、關於“景”的幾種解釋，存在分歧

阮本“汎汎其景”，“景”，敦煌S.789、S.2729號、唐石經、宋巾箱本同。阜陽漢簡《詩經》S.049號作“光”。敦煌P.2529號作“影”。可見“景”之異文較多，同時解釋也存在分歧，檢其要者，大致有如下幾種觀點。

第一，解釋爲“迅疾而不礙”。《毛傳》曰：“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。”胡承珙《毛詩後箋》曰：“毛以迅疾不礙釋‘景’字，礙者，止也，並不以爲景響之景。”[[13]](#endnote-13)即將“景”解釋爲“迅速而過沒有什麼阻礙”。

第二，與“光”字有關，或可解釋爲“明、大”，是爲形容詞。景，阜陽漢簡《詩經》S.049號作“光”。胡平生、韓自強説：“光，毛作‘景’，上古音皆見母陽部字，聲音相同；又，《説文》：‘景，光也。’（段據《文選》注改爲‘日光也’，義亦有關，故以爲通假。）”[[14]](#endnote-14)此表明“景”“光”古音相同，可以通假。黃宏信説：“‘汎汎其景’，《阜詩》：‘景’作‘光’。按，光、景均有‘明、大’的意思。《説文》：‘光，明也。’又‘景，光也。’且‘光、景’均有‘大’的意思。《易·坤》：‘含萬物而化光。’《注》曰：‘光，大也。’《詩經·楚茨》：‘以介景福。’鄭《箋》：‘景，大也。’光、景意義相近。”[[15]](#endnote-15)此將“汎汎其景”之“景”解釋爲“明、大”。

第三，“景”讀爲“憬”，解釋爲“遠行貌”，動詞活用爲名詞。此説以王引之爲代表，王引之曰：“‘景’讀如‘憬’。《魯頌·泮水篇》‘憬彼淮夷’，《毛傳》曰：‘憬，遠行貌。’下章言‘汎汎其逝’，正與此同意也。《士昬禮》‘姆加景’，今文‘景’作‘憬’，是‘憬’‘景’古字通。”[[16]](#endnote-16)胡承珙[[17]](#endnote-17)、王先謙[[18]](#endnote-18)、陳奐[[19]](#endnote-19)皆同此論。然“憬”爲後起字，尤林杞又有詳細辨析，申明王引之的説法有失偏頗。[[20]](#endnote-20)

第四，“景”讀爲“廣”，解釋爲“遠行貌”，動詞活用爲名詞。此説以馬瑞辰爲代表。馬瑞辰曰：“景，古音讀若廣，謂遠行貌，與下章‘汎汎其逝’同義。”

第五，“景”讀爲“迥”，解釋爲“漂流漸遠”或“遠行”。此説以聞一多爲代表。聞一多説：

《詩》迥字多以景爲之。本篇“汎汎其景”與二章“汎汎其逝”并舉，景讀爲迥，言飄流漸遠也。《車舝》篇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，景亦讀爲迥，迥行猶遠道，與高山對文。《公劉》篇曰“既溥既長，既景迺岡”，景亦讀爲迥，訓遠，：“既溥既長既迥”，皆所以形容岡之形勢者也，《傳》《箋》諸説均誤。王引之據《魯頌·泮水》篇《傳》“憬，遠行貌”。讀本篇之景爲憬，謂“汎汎其景”與“汎汎其逝”語意同。案王説義是而讀非。《泮水》篇“憬彼淮夷”，憬三家作獷，則當訓粗野貌，毛訓遠行貌，其説實誤。本篇景之義爲遠行，乃迥之借，非憬之借也。[[21]](#endnote-21)

尤林杞認爲“景”“迥”二字“雖然二者理論上音進可通，但缺少有力的旁證以佐證‘景’與‘迥’相通。”[[22]](#endnote-22)其説近是。文獻中缺乏“景”“迥”相通之例。

第六，“景”讀爲“影”，解釋爲“影子”，是爲名詞。敦煌P.2529號作“影”，敦煌S.2729號雖寫作“景”，但是讀作“影”。《顏氏家訓·書證》云：“凡陰景者，因光而生，故即謂爲景。《淮南子》呼爲景柱，《廣雅》云：‘晷柱挂景’並是也。至晉世葛洪《字苑》，傍始加‘彡’，音於景反。”[[23]](#endnote-23)出土文獻中，“影”字最早出現於東晉，如爨寶子碑“”。所以，最晚在東晉以前，“陰影、影子”這一詞義，仍然用“景”字記錄，後來加“彡”旁，並稍變其音，造出“影”字，以分擔“景”字的記詞功能。當讀作“影”時，只能解釋爲名詞“影子”。如《詩集傳》：“景，古影字。”[[24]](#endnote-24)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曰：“如乘舟之無所薄，觀之汎汎然，見其影之去，往而不礙。”嚴粲《詩緝》曰：“言伋、壽二子乘舟，涉河以適齊，其影汎汎然，何所歸乎？”[[25]](#endnote-25)范處義《詩補傳》曰：“國人傷其影之逝，知其不能有濟也。”[[26]](#endnote-26)

第七，“景”讀爲“洸”，解釋爲“涌起的水光”，是爲名詞。于茀説：“光：今本《毛詩》作景。《説文》：‘景，日光也。’‘光，明也。’‘洸，水涌光也。’阜陽漢簡《詩經》字作光，《毛詩》字作‘景’，皆是洸的假借字。光、景、洸，上古音都是見母陽部字，是以光、景假借為洸，‘汛汛期洸’言舟行迅疾涌起水光。相比而言，阜陽漢簡《詩經》字作‘光’，比《毛詩》作景，近於正字。”[[27]](#endnote-27)

另有高亨認爲：“‘景’借爲‘㶇’。《説文》：‘㶇，以船渡也。’實即航字。”[[28]](#endnote-28)尤林杞説：“但文獻中同樣未見‘景’借爲‘㶇’的例子，高亨的説法也有主觀臆斷之嫌。”[[29]](#endnote-29)此不贅述。那麼，“景“作何解釋更爲合理。

三、從《詩經》“AA其B”“有A其B”句式看“汎汎其景”

“汎汎其景”的“景”在此處一定用爲名詞。查《詩經》句法，“AA其B”或“有A其B”[[30]](#endnote-30)句式中，“AA”或“有A”是作前置謂語，即使“A”爲形容詞亦活用爲謂語動詞；“即使‘B’是動詞或形容詞，但在代詞‘其’後也活用爲名詞。”[[31]](#endnote-31)“AA其B”或“有A其B”，即可解釋爲“其BAA”或“其B有A”。具體語例如下。

**（一）“B”是名詞的情況**

下所引《詩經》原文，皆自阮本。爲方便理解，後又列古今著作中對《詩經》原文較爲通行的解釋。

（1）《周南·桃夭》：“有蕡其實。”《毛傳》：“蕡，實貌。”

（2）《周南·桃夭》：“灼灼其華。”《毛傳》：“灼灼，華之盛也。”

（3）《邶風·終風》：“曀曀其陰，虺虺其靁。”朱熹《詩集傳》：“曀曀，陰貌。虺虺，靁將發而未震之聲。”

（4）《邶風·雄雉》：“泄泄其羽。”程俊英、蔣見元《詩經注析》：“泄泄，同‘洩洩’，鼓羽舒暢貌。”[[32]](#endnote-32)

（5）《邶風·谷風》：“湜湜其沚。”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：“《説文》：‘止，下基也。’湜湜卽狀水止之貌，故以爲清可見底。”[[33]](#endnote-33)

（6）《鄘風·載馳》：“芃芃其麥。”朱熹《詩集傳》：“芃芃，麥盛長貌。”

（7）《豳風·東山》：“熠燿其羽。”朱熹《詩集傳》：“熠燿，鮮明也。”

（8）《小雅·杕杜》：“有睆其實。”《毛傳》：“睆，實貌。”

（9）《小雅·鴻鴈》：“肅肅其羽。”《毛傳》：“肅肅，羽聲也。”

（10）《小雅·斯干》：“殖殖其庭，有覺其楹。”《毛傳》：“殖殖，言平正也。有覺，言高大也。”

（11）《小雅·斯干》：“噲噲其正，噦噦其㝠。”程俊英、蔣見元《詩經注析》：“噲噲，明亮貌。正，白天。《鄭箋》：‘噲噲，猶快快也。正，晝也。’噦噦，幽暗貌。冥，黑夜。《鄭箋》：‘噦噦，猶熠熠也。冥，夜也。’”[[34]](#endnote-34)

（12）《小雅·桑扈》：“有鶯其羽。”“有鶯其領。”程俊英、蔣見元《詩經注析》：“鶯，文采貌。有鶯，卽鶯鶯。”[[35]](#endnote-35)

（13）《大雅·卷阿》：“翽翽其羽。”《毛傳》：“翽翽，衆多也。”

（14）《大雅·桑柔》：“甡甡其鹿。”《毛傳》：“甡甡，衆多也。”

（15）《大雅·雲漢》：“有嘒其星。”《毛傳》：“嘒，衆星貌。”

（16）《大雅·崧高》：“有俶其城。”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：“《説文》：‘俶，善也。’有俶爲城繕修之貌，善之言繕修也，从《説文》訓善爲允。”[[36]](#endnote-36)

（17）《周頌·載芟》：“有依其士。”《經義述聞》：“依，亦壯盛之貌。”

（18）《周頌·載芟》：“有略其耜。”程俊英、蔣見元《詩經注析》：“有略，卽略略，形容耜的鋒刃十分快當。《毛傳》：‘略，利也。’”[[37]](#endnote-37)

（19）《周頌·載芟》：“厭厭其苗。”程俊英、蔣見元《詩經注析》：“厭厭，䅧䅧的假借，禾苗整齊茂盛貌。”[[38]](#endnote-38)

（20）《周頌·載芟》：“緜緜其麃。”程俊英、蔣見元《詩經注析》：“綿綿，連綿不斷貌。……麃，穮[[39]](#endnote-39)的借字，《魯詩》作穮。指禾穀的稍末，卽穗。”[[40]](#endnote-40)

（21）《周頌·載芟》：“有實其積。”程俊英、蔣見元《詩經注析》：“有實，卽實實，廣大貌。……積，露積，又名庾，露天的圓倉。”[[41]](#endnote-41)

（22）《周頌·載芟》：“有飶其香。”《毛傳》：“飶，芬香也。”

（23）《周頌·載芟》：“有椒其馨。”《毛傳》：“椒猶飶也。”

（24）《周頌·良耜》：“有捄其角。”程俊英、蔣見元《詩經注析》：“有捄，卽捄捄，獸角彎曲貌。”[[42]](#endnote-42)

（25）《周頌·執競》：“斤斤其明。”《毛傳》：“斤斤，明察也。”《鄭箋》：“明察之君斤斤如也。”

（26）《商頌·殷武》：“有截其所。”程俊英、蔣見元《詩經注析》：“有截，卽截截，齊一貌。……其所，其地，指荆楚。”[[43]](#endnote-43)

以上所列是“AA其B”或“有A其B”句式中，“A”皆用作謂語，即使“A”爲形容詞亦活用爲謂語動詞；“其”爲代詞，“B”本身爲名詞的情況。

**（二）“B”是形容詞或動詞活用爲名詞的情況**

除上文所列“B”本身是名詞的情況外，還有4例是“B”本身是形容詞或動詞，但結合語境，必須活用爲名詞的情況。如：

（1）《小雅·正月》：“有菀其特。”朱熹《詩集傳》：“菀，茂盛之貌。特，特生之苗也。”

（2）《小雅·賓之初筵》：“溫溫其恭。”孔穎達《正義》：“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，於時尚温温然，其貌和柔而恭敬也。”

（3）《周頌·載芟》：“驛驛其達。”朱熹《詩集傳》：“驛驛，苗生貌。達，出土也。”

（4）《周頌·載芟》：“有厭其傑。”朱熹《詩集傳》：“厭，受氣足也。傑，先長者也。”

例（1）的“特”本身是形容詞，表示“獨特、傑出”義，在此處活用爲名詞，表示“特生之苗”義。例（2）的“恭”，本身是形容詞，表示“恭敬”義，在此處活用爲名詞，表示“恭敬的人”，如《小雅·小宛》：“溫溫恭人，如集于木。”例（3）的“達”本身是動詞，表示“穿”，在此處活用爲名詞，表示“出土的幼苗”。“驛驛其達”與下一句“厭厭其苗”對文。例（4）的“傑”，本身是形容詞，表示“傑出”義，在此處活用爲名詞，表示“先長出的禾苗”，與下一句“厭厭其苗”對文。以上所舉，“A”皆爲形容詞，“其”爲代詞，“B”皆活用爲名詞。

唯獨以下一句是例外：

《秦風·黃鳥》：“惴惴其慄。”朱熹《詩集傳》：“惴惴，懼貌。慄，懼。”

“惴惴其慄”的“其”不是代詞，不確指某一事物（或人），故而不符合“AA其B”句式。此句的“其”表示並列關係，“惴惴其慄”即“惴惴慄慄”，“惴”“慄”詞性相同均表示恐懼。

反觀《二子乘舟》：“汎汎其景”，同樣符合“AA其B”句式。“汎汎”用爲謂語，義爲“飄浮”，《廣雅》：“汎汎，浮也。”“其”爲代詞充當定語，指“二子”，那麼“景”則一定用爲名詞。“景”既然用爲名詞，具體如何訓解呢？

**四、結合出土文獻看“汎汎其景”之“景”**

首先，“汎汎其景”與下句“汎汎其逝”對文。“汎汎其逝”亦符合“AA其B”句式，《毛傳》曰：“逝，往也。”“逝”本身是動詞，但在此處要活用爲名詞，當解釋爲“遠逝的身影”[[44]](#endnote-44)。“汎汎其逝”即“其逝汎汎”，解釋爲“那二人遠去的身影漂浮（在水面上）”。“景”字與“逝”字相互對舉，或有相似的解釋。

其次，根據阜陽漢簡《詩經》可明“景”之含義，或可讀作“廣”。“景”，阜陽漢簡《詩經》S.049號作“光”，“景”“光”上古音同，皆見母陽部字。“光”又與“廣”字上古音同，亦皆爲見母陽部字。文獻中，“光”“廣”相通之例不鮮見，如《尚書·堯典》：“光被四表。”漢《成陽靈臺碑》、《唐扶頌》、郭璞《山海經圖讚》皆將“光”作“廣”。又如《左傳》襄公十八年：“塹防門而守之廣里。”《後漢書·郡國志》將“廣”引作“光”。[[45]](#endnote-45)

傳世文獻中的“廣”，出土文獻中有寫作“光”的例子，可與阜陽漢簡《詩經》S.049號“苞苞亓光”比勘，或可説明“汎汎其景”原作“汎汎其廣”。如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[[46]](#endnote-46)所舉的例子，傳世本《黃帝內經·稱》：“自廣者人絕之。”“廣”，《馬王堆帛書》作“光”。傳世本《孫臏兵法·十問》：“擊此者，當保險帶隘，慎避廣易。”“廣”，《銀雀山漢墓竹簡（貳）·君臣問答·十問》作“光”。故而，阮本“汎汎其景”之“景”可讀作“廣”。

綜合來看，“景”當讀作“廣”，“景”又與“逝”對文。“逝”本身意爲“遠逝”，“廣”或有相近的解釋。檢“廣”之詞義，“廣遠”義最符合。《周南·漢廣》：“漢之廣矣。”《鄭箋》：“今以廣長之故，故不可也。”王先謙曰：“《説文》：‘廣，殿之大屋也。’引申之，爲凡遠大之辭。”又如《荀子·解蔽》：“則廣焉能弃之矣。”楊倞注曰：“廣，讀爲曠，遠也。”另外。“汎汎其景”爲“AA其B”句式，“廣”之“廣遠”義是形容詞，但在此處須活用爲名詞，孫良明説：“古籍語詞釋義不能孤立的解其含義，須要看‘文勢’，也就是須要看語境；要注意語境對詞義的解釋作用。”[[47]](#endnote-47)結合語境，可將“廣”解釋爲“遠去的身影”。“汎汎其景”意爲“二子遠去的身影漂浮（在水面上）”。受語境的影響，後人將“景”讀作“影”，故而訓作“影子、身影”。而“景”讀作“廣”則逐漸湮沒。

馬瑞辰曰：“景，古音讀若廣，謂遠行貌，與下章‘汎汎其逝’同義。”大體不錯，但將“景”解釋爲“遠行貌”不夠確切，當爲“廣遠”義，活用爲名詞。

補記：

一、本文曾在2024年9月24日，復旦大學古籍所蘇傑師主持的論文討論會中報告過。蘇傑師、王彭亮師弟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見，在此表示感謝。文中尚存問題，概由作者負責。

二、筆者於2024年11月22日將本文初稿發佈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後發現存在諸多疏漏。昨日又收到尤林杞博士的論文《〈邶風·二子乘舟〉“汎汎其景”解》，拜讀後發現，本文雖然大部分觀點與尤林杞博士不同，但仍可做一補充，故而重新修改後發佈。

1. [清]阮元校勘：《十三經注疏·毛詩注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第65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胡平生、韓自強：《阜陽漢簡〈詩經〉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、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、英國國家圖書館、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编：《英藏敦煌文獻（漢文佛經以外部份）》第2卷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16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上海古籍出版社、法國國家圖書館編：《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》第15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15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按：《毛詩音》S.2729“景”字切語爲“余景”切，《敦煌經部文獻合集》考證當作“巾影”切，即讀作“影”。《敦煌經部文獻合集》云：“景，《二子乘舟》有‘汎汎其景’句，《釋文》云：‘景，如字，或音影。’切語‘余景’平山録作‘？景’，校云：‘原作羊母“余”。被切字“景”爲見母或影母（《釈文》“如字，或音影”）。下字“景”梗韻三等見母，不能與羊母結合。“余”字當有誤。疑影母“英”之誤，或疑見母“金”之誤（則下字“景”當訂作“影”。）難定。今暫闕之。下字暫仍之。’案第三四行‘儆’音‘巾影’，九九行‘竟’音‘巾景’，一○六行‘警’音‘布影’，儆、竟、警與景《廣韻》皆在居影切下。‘余景’蓋爲‘巾影’之誤也。一○六行‘警’之切語上字‘布’亦‘巾’之形誤也。”詳參許建平撰：《敦煌經部文獻合集》第9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，第453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、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、英國國家圖書館、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编：《英藏敦煌文獻（漢文佛經以外部份）》第4卷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22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張宗昌摹刻：《景刊唐開成石經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，第25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〔漢〕毛萇傳，〔漢〕鄭玄箋，〔唐〕陸德明釋文：《毛詩詁訓傳》，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胡平生、韓自強：《阜陽漢簡〈詩經〉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5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徐厚廣：《法藏敦煌〈詩經〉卷子P2506、P2514、P2538研究》，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06年，第1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阮元《校勘記》曰：“小字本、相臺本同。案：此當衍一‘汎’字。《正義》云：‘言泛然而流者。’標起止云‘汎流’。是《正義》本不重‘泛’字。《釋文》云‘汎，流貌，本或作“汎汎，流貌”’者，此從王肅注加。各本皆誤，當依《正義》、《釋文》正之。”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〔清〕王念孫撰，張其昀點校：《廣雅疏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年，第44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〔清〕胡承珙撰，郭全芝校點：《毛詩後箋》，合肥：黄山書社，1999年，第22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胡平生、韓自強：《阜陽漢簡〈詩經〉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5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黃宏信：《阜陽漢簡〈詩經〉異文研究》，《江漢考古》，1989年第1期，第8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〔清〕王引之撰；虞萬里主編；虞思徵，馬濤，徐煒君校點：《經義述聞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294—29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〔清〕胡承珙撰，郭全芝校點：《毛詩後箋》，合肥：黄山書社，1999年，第22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〔清〕王先謙撰，吴格點校：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21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〔清〕陳奐撰，滕志賢整理：《詩毛氏傳疏》，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14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尤林杞：《〈邶風·二子乘舟〉“汎汎其景”解》，《千年傳誦 文脈賡續：〈詩經〉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2024年，第406—40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聞一多：《古典新義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3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尤林杞：《〈邶風·二子乘舟〉“汎汎其景”解》，《千年傳誦 文脈賡續：〈詩經〉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2024年，第40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〔北齊〕顔之推撰，王利器整理：《顔氏家訓集解：增補本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，第43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〔宋〕朱熹集撰；趙長征點校：《詩集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第4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〔清〕嚴粲撰，李輝點校：《詩緝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0年，第12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〔清〕范處義：《詩補傳》卷三，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《通志堂經解》本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
27. 于茀：《金石簡帛詩經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4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7)
28. 高亨：《詩經今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6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8)
29. 尤林杞：《〈邶風·二子乘舟〉“汎汎其景”解》，《千年傳誦 文脈賡續：〈詩經〉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2024年，第40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9)
30. 按：“有A其B”句式中的“有”字是形容詞詞綴，“有A”即等於“AA”。詳參楊合鳴：《詩經句法研究》，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3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0)
31. 楊合鳴：《詩經句法研究》，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3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1)
32. 程俊英、蔣見元：《詩經注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第9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2)
33. 〔清〕馬瑞辰撰，陳金生點校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，第13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3)
34. 程俊英、蔣見元：《詩經注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第58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4)
35. 程俊英、蔣見元：《詩經注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第72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5)
36. 〔清〕馬瑞辰撰，陳金生點校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，第99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6)
37. 程俊英、蔣見元：《詩經注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第104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7)
38. 程俊英、蔣見元：《詩經注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第104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8)
39. 按：蒙王彭亮師弟指正，穮，程俊英、蔣見元《詩經注析》誤作“䅺”，此處改作“穮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39)
40. 程俊英、蔣見元：《詩經注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第105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0)
41. 程俊英、蔣見元：《詩經注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第105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1)
42. 程俊英、蔣見元：《詩經注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第105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2)
43. 程俊英、蔣見元：《詩經注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第111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3)
44. 楊合鳴：《詩經句法研究》，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3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4)
45. 詳參高亨撰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9年，第28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5)
46. 白於藍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108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6)
47. 孫良明：《古籍譯注樹立語境觀的重要性——談孔穎達的“文勢”説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，1992年第5期，第1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7)